

金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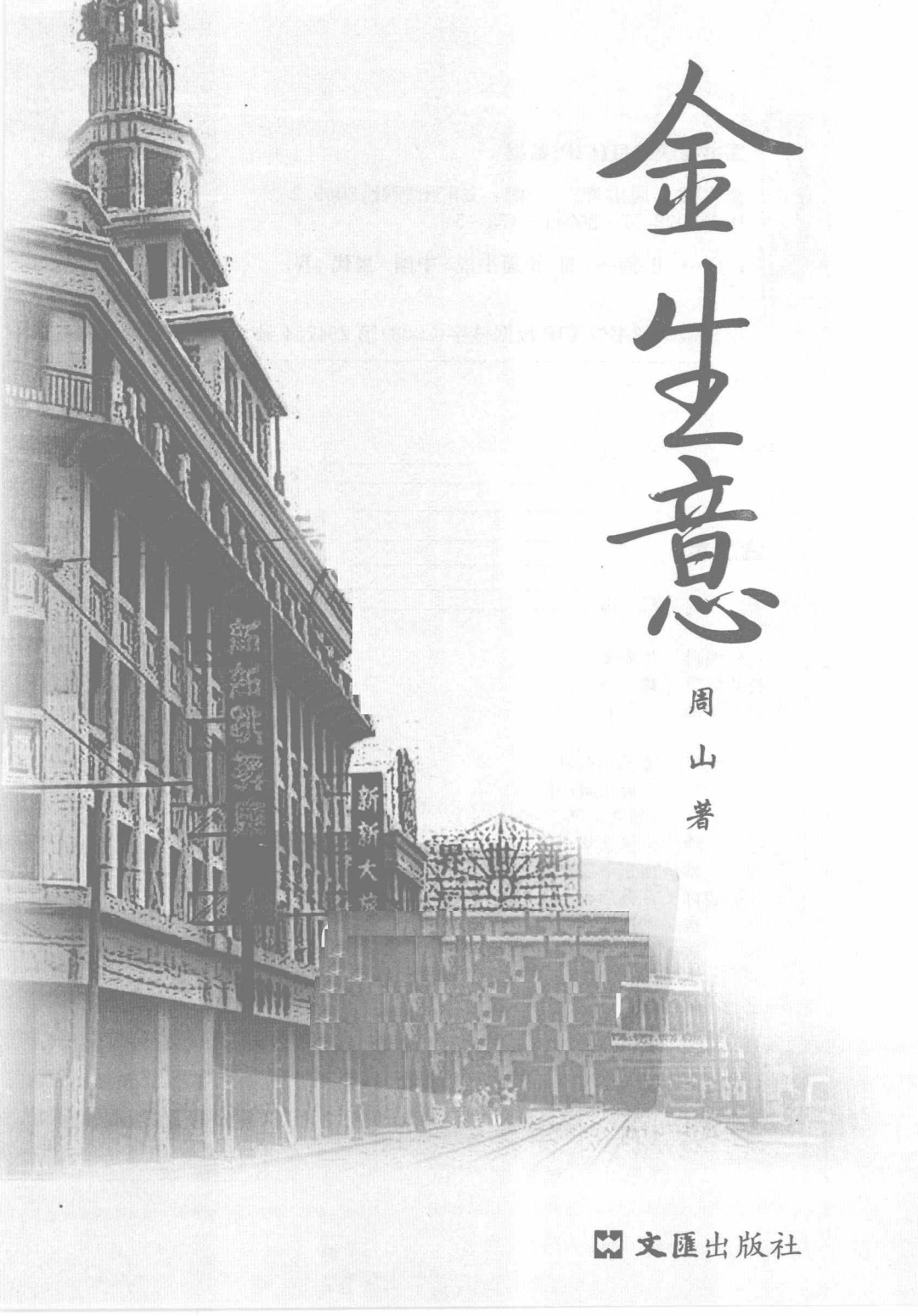
周山 著

命相占卜，旧时称之为“金生意”。

 文匯出版社

金生意

周山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生意 / 周山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 - 7 - 80741 - 473 - 5

I. 金…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754 号

金生意

著 者 / 周 山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特约编辑 / 魏 潜

封面装帧 / 张 懿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80 千

印 张 / 11.875

印 数 / 1—10 000

ISBN 978 - 7 - 80741 - 473 - 5

定 价 / 28.00 元

前言

这是一部描写江湖上命相占卜之士畸形生涯的小说。这是一部揭露江湖术士骗人技巧的小说。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据我所知，在华语世界里还是第一部。我写这部小说，有几个机缘巧合。

我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对华夏文化源头的探索，使我接触到了远古时代的先人关于龟卜、占筮方面的一些资料。在那个时代，龟卜、占筮是一项神圣的工作，是先人决疑解难时最具权威的途径与方法，主持占卜者因此成为部落首领身边最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周易》的诞生，便是占筮的结果。历史的车轮行进至春秋末期，先人对世界的认识渐渐由朦胧而至清晰，于是有了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三百年之后又有了荀子“善为易者不占”的明确表达。谁料想，多少年之后，占卜由庙堂走向民间，成为落魄之士养家糊口的生计，又每况愈下成为江湖术士坑蒙拐骗的途径与方法。上世纪的前半期，即便有“十里洋场”之称的旧上海，亦难免命相占卜术士们的蝇营狗苟。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

时间里，命相占卜之风偃息。詎料自八十年代始，命相占卜沉渣泛起。

八十年代末，由我的学界同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董志铁教授介绍，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文史出版社社长张文惠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有一批旧上海命相占卜方面的资料，想请我以此为背景写一部揭露命相占卜内幕的小说，给他们出版社出版。我研究周易，也写过一些长篇小说、电影剧本，这是董教授推荐我的理由。眼看着那几年命相占卜在街头泛滥，我很着急，很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什么有效办法去扼止它的恣肆蔓延。张文惠先生的提议，正巧为我提供了一个百思不得其要的有效办法。一年之后，一部取名为《江湖术士瞎子王》的长篇小说面世了。

这部小说面世后，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当时的一些报纸如《新民晚报》等作了报道，一些学者如金克木先生等也在当时发表的有关文章中提及。至于这本书在扼止命相占卜浊流中究竟起了多少作用，没人统计过，我也不知道。

九十年代中期，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中介代理，这部小说在香港找到了第二个婆家：树勋出版社。拖了两年，只出版了这部书稿的上半部，书商在香港回归前夕匆匆移民加拿大，版税也不了了之。

本世纪初，上海的几家书店里发现了易名为《瞎子王传奇》的盗版书踪影，并在福州路上一家规模较大的书店里购得几册。盗版书的《后记》里这样写道：“本书数年前曾于香港出版发行，一时购者云集洛阳纸贵。”我有些纳闷：究竟是香港那位逃之夭夭的书商骗我只出了上半部，还是内地的盗版商故作惊人之谈？但愿本书出版后的遭遇，能够好一些。

2008年11月间，我从《文汇报》上看到一篇题为《街头算命为何屡禁不绝》的报道，其中这样写道：“不少声称‘算命’、‘看相’的

男女，游荡在玉佛寺周边街头，一见行人经过，就尾随拉客。”“不仅如此，在安远路、江宁路两段总共不过 100 多米长的路段内，竟然有十多家公开打出算命、看相招牌的商店，‘看相算命馆’、‘祖传算命’、‘相命馆’，其店招五花八门”。此番景象，较八十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禁联想到十八年前写的那部小说。小说的作用虽然微不足道，多少也能提醒一些人。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一位老同学请我吃饭，巧遇另一位多年未面的陈今夫先生。席间，今夫先生向我索稿，于是便有了本书的上海版。当年我将书稿交付中国文史出版社时，取名《金生意》，文史社出于走市场考虑，更名《江湖术士瞎子王》。这次出版，得以恢复原名。

如果，相信命相占卜的人士都能读一下这本书，那么，街头巷尾的江湖术士就有可能因无技可施而销声匿迹。

周 山

戊子冬日 写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易研究中心

回 目

前 言			1
引 子			1
第一回	祸福无常 谋生有道	神童顷作“糊涂人” 古镇初摆测字铺	5
第二回	妙解子鼠 巧测归期	渔霸沉舟春申江 商妇蒙冤莽撞夫	29
第三回	堪慰平生 喜出望外	相业耆旧收佳徒 糊涂后生承秘传	56
第四回	街头闲逛 路遇不平	相业胜似万花筒 热肠援救陌路人	84
第五回	掩人耳目 忍无可忍	铜钱巧压流年袋 神功力挫一介士	116
第六回	课命有术 姻缘前定	明盲联袂点大篷 淑女助建太清馆	143

第七回	同行盘道 脚底抹油	馆主技惊座上宾 红颜拆白小天师	170
第八回	媚态万状 人情一纸	袁珊胡吹麻子相 天然色迷弄墨人	197
第九回	一锤定音 招揽有法	明眼叹服盲眼人 术士冷待吴佩孚	224
第十回	卜问前途 沉渣泛起	大帅难登天堂路 了然独霸相业所	252
第十一回	牛肚有字 绑票无情	巨富万金酬骗子 相士弄巧反成拙	275
第十二回	天机测破 枭雄归阴	馆主无端成囚徒 方玄摇身作英雄	299
第十三回	明争暗斗 花样新翻	同人联合筹公会 命理哲学拒盲人	324
第十四回	苦撑门面 甘居清静	会长解囊购福包 瞎王闭馆归故里	348

引子

三十年代的海。

一辆豪华型轿车，在一条颇为宽敞整洁却并不热闹的公路上“沙沙”地行驶。两边的车窗被一层湖蓝色的丝绸窗帘密密地遮住。

“吱”地一声，轿车终于在一幢石库门房子前面戛然而止。车门开处，首先钻出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男子。他熟练地将手遮住车门顶，弓着腰，恭而敬之地从车内引出一位老者。

这位受尊敬的人物，年近六旬，身材敦实，脑门油亮，稀疏的头发业已斑白。他穿着长袍马褂，气宇甚是轩昂。

在年轻人伸手扣动那一副黄铜门环时，老者瞧了瞧一旁墙上镶嵌着的那一块写有“太清课命馆”字样的白铜招牌，微微一晒。这块一尺半见方的白铜招牌，吸引了多少政客、巨贾、名优等海派各式头面人物！得意者，从这里得到了永保得意的许诺，增添了继续参与生存竞争的勇气。失意者，从这里获得了走出低谷的希望。今天，他以失意者的身份，以等

待了六个星期的代价，来到这里冀求一张引渡迷津的良方。

黑漆锃亮的石库门与左邻右舍并无两样。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呵！

两扇大门缓缓启开，一位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汉子，向门外来客拱手道：“欢迎，欢迎！我们馆主正在楼上恭候。请吧。”

老者颌首作礼，一撩袍襟，率先跨入天井。天井两侧墙根处，几盆白兰花开得正盛，幽香轻吐，弥漫在空气中，煞是爽人。

穿过天井，便是客堂。四扇落地长窗门，使得客堂内十分敞亮。靠窗门右侧安放着一张小型红木写字桌，桌后墙壁上悬挂着一块书有“挂号处”字样的搪瓷小牌。上方又悬着一块长三尺宽二尺的红木镜框的价目单。课命项目繁多，命金五元起始至二百元不等。价目单下方，另有两条注说，第一条是“两周前预约挂号，每日五名”，第二条是“四岁以内、花甲之外命金加倍”。与价目单遥相对应，另一侧墙上悬挂着的红木镜框内是一幅文王八卦图。待客的八椅四几，一式红木，分列两旁，很有些气派。客堂内侧，居中一条长形红木供桌，精雕细刻；供桌中央是一只红木镶座的铜鼎香炉，几把广东棒香，散插其中。青烟缭绕处，挂着一幅已经发黄的太清老君神像；神像两侧是一副石鼓文体对子，上联“课通天地”，下联“命属阴阳”，朴茂雄健，居然是吴昌硕手笔。对子下方的供桌两侧，那一对明代永乐窑的青瓷花瓶，更显示出这个课命馆馆主的身份非同一般。

沿着墨绿色地毯铺盖的楼梯拾级而上，便是馆主的谈命室。老者踏入谈命室，只见一位身材颀长、面色红润、年龄约在三十五六岁之间的男子缓步迎上前来。他的脸上虽然架着一副墨镜，仍掩不住那一股外溢的秀气灵气，给人以清新脱尘之感。

“可是大帅驾到了吗？”他微笑道。

陪客上楼的中年男子忙低声向老者言道：“大帅，这位就是我

们的馆主。”

老者闻言，哈哈一笑：“老夫久仰馆主大名，今日一见，竟是这样年轻，实在可敬，可敬！”

“大帅，请恕方某未曾远迎之罪。”馆主不卑不亢地向着老者躬身施礼。

那位操着满口山东土音、被尊为“大帅”的老者，乃是十数年前称霸一方的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而这位自称“方某”的馆主，便是本书主人公、曾经名噪上海滩、号称“瞎子王”的“一清居士”方玄。

与一般的命相占卜之士稍稍不同，方玄凭借着我国那一套传统的数理推衍模式和娴熟的演算技巧，热衷于玩弄大大小小的骗子。他善于将他们的脑子堕入五里云雾之中，然后让他们乖乖地留下一部分作孽钱，同时也让他们获得被骗的满足。

你瞧，这位集军阀、政客于一身的落魄巨子，也不请自来……

第一回

祸福无常 神童顷作“糊涂人”
谋生有道 古镇初摆测字铺

话说江南杭州湾，湾口本来甚是窄长，站在北沿海盐一带的望海台上，隐约可见南沿的余姚、慈溪一带景物风光。这里物产富饶，兼收陆、海资源；人物俊秀，并蓄天灵地杰。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旦春潮汛起，千舟竞发，勤劳的人们便及时向大海索取历来属于他们的海鲜珍品，尤其是大、小黄鱼。虽然，附近一带海域里不乏墨鱼、带鱼之类令今人馋涎欲滴的海鲜，然而在当时当地的人们眼里，因为更为鲜嫩的大、小黄鱼已是取之不尽，所以除此而外的诸般海鲜，竟不屑一顾；不幸沾上网来，亦弃之如敝屣。

遗憾的是，汹涌的钱塘江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涨落，冲刷着软弱的海岸，将杭州湾口愈撕愈大，使得风景如画的杭州湾愈来愈汪洋恣肆、令人骇怕。浑浊的江水搀杂着咸苦的海水，在暴风雨的鞭策下，又常常爬上岸来，将大片良田、乡镇淹没，犹如汪洋，人反为鱼鳖所果腹。

明际，金山卫来了一位县令，名叫方炳灵。此人

并非少年得志之辈。他出身贫寒，曾因生活所迫，混迹于命相占卜行业之中，颇负“神算”之誉。在“学而优则仕”这一条泥泞的烂路上爬滚了半世，这才侥幸登第，被派往金山卫充任知县。眼看着沿海一带的人民饱受海潮侵袭之苦，这位深知民情疾苦的七品芝麻官，毅然上书朱姓皇帝请求拨款，并发动地方富绅募捐，亲自督工，修筑了一条从西渡到乍浦一带长达二百里的海堤。迨海堤修成，这位曾经替许多人掐算流年、指示命理的命运相学家，却因操劳过度而中年辞世。朝廷为表彰方炳灵的业绩，册封他为金山卫城隍。金山卫一带远近百里的老百姓，感念他的筑堤之恩，每逢大小节日，扶老携幼，前往朝拜，香火之盛，在全国所有城隍庙行列中堪列班首。

诟料事过境迁，到了清朝中后期，因为方炳灵曾经跻身于命相行业之故，一般命相、占卜之士，竟别出心裁，将方炳灵奉为我国东南部的相业宗祖，闽、浙、江、沪一带大凡吃这一行业开口饭的大小相士，每逢清明上元，七月半中元，十月朝（初一）下元，群相前往金山卫城隍庙，朝拜这位相业祖师。冷僻的金山卫，顿时热闹非凡，如同通都大邑。不仅金山卫城隍庙内供奉所用的香炉、蜡台、绸档、神袍，均由名艺人捐送的上品货色所替代，庙内一切费用，尤其各个节日大批相士前来朝拜时膳食、住宿等接待所需的费用，也由相业界同人尤其其中的一些名流巨子解囊资助。随着城隍庙性质的蜕变，管理庙内事务的人员，也渐渐由一些相士替代。主持者的身价，不断上涨，一些随着年事渐高的相业耆旧，一旦从相业前线引退，竟以能居此职位视为殊荣。金山卫城隍庙，从此成为相业圣地。

且说距金山卫不足百里的杭州湾北沿，有一个集居着数千人口的古镇。数百年来，镇周围一带村民一直喜种桃树，到了春三、四月，千万棵桃花盛开，将偌大一个古镇团团掩住，这个镇也便因

此得名桃花镇。

桃花镇距海岸仅两里路程，一条蜿蜒延伸向海口的大河，将桃花镇一截为二。大河尽头的海岸处，一座海娘娘庙凌风而立。娘娘庙其实只是一间屋顶古式、占地五十来平方米的房子，里面除了一座海娘娘塑像，别无他物。这座冷落的海娘娘庙，只有到了渔汛季节，才为那些出海捕渔的船民所重视。大把大把的棒香，大叠大叠的黄标纸，在娘娘像前大方地焚烧。

被十数丈开阔的大河一分为二的桃花镇，最雄伟的建筑要数大河南沿的夫子庙。在雕梁画栋的正殿前，两株三人合抱粗的银杏树，更显示了这座夫子庙的悠久历史。

夫子庙对面的河北沿，是一座占地颇宽的高宅大院，屋宇虽无夫子庙正殿那般高大宏伟，也不如夫子庙正殿那般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却有井台楼阁，曲径通幽；既阔又深的后院中，更有近百株桃树，争芳斗艳，别是一番情景。

这座宅院的主人，是一个寡妇。

她姓龚，名云卿，是桃花镇的首富。她的父亲龚逸清，是一位仅仅为了读书而读书的书呆子，性喜闲散，自诩“散仙”。年轻时候，几位朋友屡屡劝他一同赴考，搞个一官半职，也好封妻荫子，他总是一笑置之，我行我素。逸清不仅文才冠乡里，还深谙武术，长拳短打，莫不精通，尤其一柄三尺宝剑，舞动起来出神入化，水泼不进。桃花镇上的泼皮无赖，远远见到龚逸清的影子，犹恐避之不及。膝下一儿一女，儿名云松，女名云卿。及至长大，儿子竟与父亲性情迥异，死认住“学而优则仕”这个理，舍命读书，结果十年寒窗，屡试屡败，到头来只弄回一块秀才巾，惹得老子几番嘲笑。没办法，在镇上开了一个学馆，权充教书先生。倒是女儿云卿，不存在博取功名的可能，便一心一意伴着父亲诵读诗文。不料她的天资，竟是远胜乃兄，四书五经，稍经点拨，便豁然贯通；诗词曲赋，更

是过目成诵。龚逸清视之为掌上明珠。云卿年届二八，便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美貌绝伦。

一镇富家子弟，争相托媒礼聘，以娶得云卿为最大心愿。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最后，与夫子庙隔河相对的方宅少主人、方晓岚一扫“群敌”，成为才貌双全的龚云卿夫婿。方晓岚之入选，不仅因为他拥有富甲乡里的祖传家产，更兼有满腹经论的才气和温良恭俭的品行，以及那一张面如冠玉的小白脸。

全镇人都从心里发出赞叹：郎才女貌，真是天生的一对！

方晓岚年仅二十，却因天资聪敏，勤奋好学之故，已是年轻人学，成为桃花镇上除龚云松之外的唯一秀才。他雄心勃勃，决意走通举人、进士这条光宗耀祖之路。他也确实有这样的潜力。自从迎娶龚云卿之后，他既留恋娇妻绣房中的温馨气息，又难舍从小立下的仕途期许。新婚燕尔，不免在娇妻身上掏虚了身子；又暗下非蟾宫折桂以报娇妻恩爱之情不可的决心，小立课程，大作文章，加紧攻读四书五经。于是，本来就颇为清瘦的身子，更见清瘦，终于咯血成疾，卧床难支。就在妻子云卿怀胎生子后不久，方晓岚与新生的儿子匆匆见了一面，便两脚一蹬，魂归西天了。

真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呵！面如桃花的龚云卿，年不满二十，便做了寡妇。她与所有的年轻寡妇一样，深夜无声饮泣。

毕竟，她还有一位来到人世间不久的可爱的儿子。丈夫临终前，给儿子匆匆起了一个名字：方玄。一心想蟾宫折桂的方晓岚在病榻上终于悟出了一些什么，在儿子的名字上体现了出来。仕途之梦确实太玄了。他的身子尚未死，心却灰了。云卿是一位才女，也是一位烈女。她决心将儿子抚育成人，使丈夫破灭的梦重返方家，成为现实。她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刚来到人世间的儿子身上。

龚逸清痛失快婿之余，对外孙格外疼爱，方玄年方五岁，这位

外祖父便急不可待地向他倾倒满腹的学问。还是做母亲的深知利害，将儿子及时送去舅父云松学馆，接受严格的学馆教育，灌输“学而优则仕”的正统思想，而将外祖父的满腹文章仅仅作课余补充。同时，云卿从丈夫的早逝中悟出了强健的身体乃是刻苦做学问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道理，十分注意儿子的健康训练，因而索性将父亲接在自己家里，请他督促外孙每天清晨起床练武。

云卿毕竟处在满怀情欲如日中天的年龄，就像人不吃饭便会产生饥饿一样，自从丈夫死后，她时时感到性的饥渴，尤其在“春宵一刻值千金”的百花时节，她常常转辗反侧难以成眠。如何打发无数个寂寞凄苦的漫漫长夜呢？她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办法。

她找来一百枚铜钱，待夜读的儿子就寝之后，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将这一百枚铜钱撒在地上，然后吹灭青灯，跪爬在地上，再将这一百枚铜钱一个一个地摸起来。待一百枚铜钱摸尽，她早已经累得腰酸背疼，精疲力竭，一挨枕头便能酣然入睡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百枚铜钱已被摸得晶晶锃亮，方玄也已经渐渐长成为一个十四五岁的英俊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公、母亲越来越发现他的天资超人。他的拳术剑技已经使得外公难以招架，他对四书五经的理解，更使自视甚高的舅父云松自叹勿如。

眼见得儿子仕途有望，风韵犹存的云卿，越来越精神焕发。自从丈夫死后，她很相信人的命运。她看过冯梦龙等才子编写的小小说，对于那些因果报应的故事尤其深信不疑。为了使儿子将来科举顺遂，仕途无滞，她决定做一件大善事，替儿子积些阴德。

方宅南首十几丈宽的河面上，横架着一座摇摇欲坠的木板桥，乃是沟通南北两半镇数千男女老少诸多关系的唯一通道。年久失修之故，断断续续已有十几块横木板断裂。人走在桥上，油然而起如履薄冰之感。一遇到刮风下雨天气，胆小的人根本不敢过桥，河